細看船錨燈器 緬懷舊日風雨

文山字水

逢星期三見報

西環卑路乍灣公園，內有許多以航海為主題的設計，是一個航海古物公園。這些小建築，都有着深深的航海印記。這裏豎立了4座模擬航海燈塔，每座燈塔均是配上了乙炔氣操作的導航燈實物，也曾在藍塘海峽上服務超過25年，使船隻在香港水域內能安全航行。園內其他航物展品包括錐形浮標、孤立危險物浮標、測量尺、船錨、銅鐘、手提油燈等，這些從前直面風雨，如今隱於市井的燈標燈器，也找到它們的歸宿。

更多的為香港航運安全保駕護航的燈標燈器，在坐落中環碼頭旁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中陳列着，讓伴隨舊式燈塔一路走來的人們，講述着他們腦海中的記憶。

2003年，香港海事博物館開立，標誌了香港作為世界航海中心之一，也讓已退休的童恩通船長再次忙碌起來。從船模的挑選，到航海模擬駕駛室的籌建，他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能夠將自己熱愛一生的事業，用博物館的形式展現給大眾，作為義工的童船長非常欣慰。

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很窮的，很多人為謀生而去跑船，即香港人稱的「行船」，童恩通也是其中一個。他從水手做到船長，退休後擔任博物館顧問，人生幾乎都在海上漂泊中度過的他，經常跟人分享當年離家跑船謀生的經歷。

他說：「我今年75歲， 1963年第一次隨船放洋到新加坡。那時由香港到新加坡要走11天才可以到。第一次見到的燈塔，是馬六甲海峽。它是從東邊進入時最重要的一個燈塔。如果我們沒認出這個燈塔的話，我們就不敢進去，因為那裏有很多淺灘和礁石，非常危險。由於當時船的設備很少，一定要靠燈塔來幫助，確定船的位置。燈塔閃光正是夜間行船最為可靠的信號，燈塔就像船長最信賴的好友。這好友，總能在漫漫航程中，給我帶來一份踏實和心安。

回來香港，第一個看到的燈塔就是橫瀾島燈塔，第二個看到的就是青洲燈塔了。我們拋錨的位置，就是以青洲燈塔的方向為準。我們知道拋錨的位置後，就報告給海事處知，故此這個青洲燈塔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每一個燈塔都有着不同的光程和閃光頻率，退休多年的童船長依舊能熟記於心。青洲燈塔是每10秒才閃一下，定住8秒之後再閃的，所以船長能在夜晚認出它來。燈塔傳遞給海上旅人的，不單是正確的位置，更傳遞着家與親人的召喚。因為一看到，就知已回到家了。

燈塔能照耀海面，就得有人持續維修。海事處的輔航設備監督梁耀光，就是日常負責維護燈塔和燈浮標的工作，有時更是在驚濤駭浪下完成。有一次，一個在橫瀾島對出1海里的燈浮標熄了，他就趕忙去維修。

當日，颱風快將襲港，海面上翻起大浪，泊在浮標旁的小艇起伏不定，梁耀光成了一個「三水」人，身上有三種水：汗水、海水和雨水。但他做的卻是指引海上旅人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即使置身危險中，對燈器狀況和燈閃頻率的快慢，都不容許有半點閃失。

他的太太卻非常擔心他的安全，甚至勸他轉業。所以，漆黑海面上的一點燈光，一頭承載着維修員肩上的責任，另一頭卻時刻撩撥着他們家人緊繃的心弦。維修員的辛苦，就是海員們生命的保障。這關乎千百個家庭的幸福，而這使命，就給予維修員義無反顧地繼續守護航道的信念。

童船長很多時都到海事博物館擔任義工。他又說：「我一生全部都在航海，我要推廣香港的航運事業。香港怎樣由一個漁港變成一個航運中心？香港海事博物館裏，隨處可見燈、船和香港的故事。」

●海事博物館位於中環八號碼頭。 資料圖片

博物館裏陳放的一枚巨大燈器，就是當年在橫瀾島服役的那一枚。透過轉動的菲涅爾透鏡，我們似乎還能一窺舊時香港的模樣。越來越多的人願意透過這些燈塔、浮標、船錨的記憶，去探究航海的魅力和追溯香港的往跡。

在船舶模擬駕駛室內，當年望着茫茫大海，下達行船指令的童船長，如今正用自己的一生積累的航海經驗，對航海學校的同學言傳身教，也對那些對船舶、航海有興趣的人介紹一下，讓大家了解這個有份給香港帶來繁榮富庶的行業。

在導航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舊式浮標、燈塔都紛紛退役，被自動化的導航設備所取代，我們也只能在博物館中緬懷追思。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普通話教與學

隔星期三見報

「牛」老師開玩笑 買「底尿」煮火鍋

「同學們好！我姓劉，你們可以叫我劉老師。」這個時候同學們就很乖地配合我說：「劉老師好！」但是每當同學重複完我的話，我總會停頓一下，好好思考同學的發音，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呢？因為每一次我都能聽到很多奇奇怪怪的聲音，例如：「牛老師好！」「劉老絲好！」等等。後來我就養成了習慣，每當第一次給同學上課的時候，我都會說：「我姓劉，你們可以叫我劉老師。記住哇，是『劉』不是『牛』，來，跟我讀一次。」而這個時候，同學就會覺得很好玩兒，很有趣，會特意叫我「牛老師好！」雖然這是同學們對我表達喜歡的一種方式，但長此以往，有些小朋友就真的「牛」「劉」不分了。所以在認清這種情況之後，我再也不敢這麼自我介紹了。

說到「n」和「l」，很多人都覺得很難，就算單獨聽老師發音，有些同學甚至成年人都會提出疑問：「這不是一樣嗎？」其實這兩者區別還挺大的。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小紅書，我推薦你們可以去搜索一個名叫「肉肉大搜索」的美食博主，他大部分的視頻都與美食有關，各式各樣的美食，缽缽雞、燒烤、火鍋、冒菜等，每次看他的視頻我都是在不停地咽口水，總想着我也要吃啊。但是每當他說到與「n」和「l」有關的字詞，就會立馬打破他給我編造的美食世界，就例如「火鍋底料」他會說成「火鍋底尿」，「六十八元」會說成「扭十八元」等。

那要如何才能發對「n」和「l」這兩個聲母呢？首先我們先來說說「l」，「l」屬於舌尖音，所以在發音前，可以嘗試先把嘴巴張大，然後用舌頭抵住上顎之後往下滑，就可以成功發出「l」音了。而「n」音則是在發音之前，用舌頭找到兩顆門牙中間的縫，再向下滑，也就可以成功發出「n」音。當然，以上訓練需要有專業老師在旁，你才可以知道自己發音發得對不對。

我有一個學生，一開始是「n」「l」不分的，在我和他講解發音方法之後，更出現舌頭翹上抵住上顎後，就好像被定住一樣不會發音的情況，但是在我和其家長不斷地努力，同學也努力練習的情況下，已經有所改變。還有一次，我在上課時，教到「liu」這個發音，同學立馬就說出：「這是劉老師的劉」……過了一段時間，同學給我發了一段語音：「牛老師好！」我明白他是故意的，但我又感動又害怕，感動是他還記得我，害怕是他常常這樣故意說錯，說着說着又變得「n」「l」不分。

●火鍋要有底料才會香，但放「底尿」就太噁心了。 資料圖片

語常會支持普通話研習社舉辦的「樂遊香港文化 — 短片製作及問答比賽」現正接受報名，詳情可參閱活動網址：http://www.mandarin.edu.hk/index.php?route=news/news/show&news=52

●劉文艷（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Xianggang Putonghua Yanxishe

言必有中

隔星期三見報

●張國榮與梅艷芳曾主演《胭脂扣》。 資料圖片

表達手法需改變 勿憑文本評電影

「心中感嘆 似水流年 不可以留住昨天」的旋律悠悠地傳到我的耳邊。昨天不可留住，人不可留住，但回憶可以，長留在我們心裏。近日，一套講述一代巨星梅艷芳的電影於各院線上映，讓認識或不認識梅艷芳的人都可從大銀幕中了解她的一生，把她留在心中。筆者初執教鞭時，教授好些文本及其改篇電影的比對，其中一篇就是李碧華的《胭脂扣》，而這故事的改編電影就是由關錦鵬執導，張國榮和梅艷芳主演。

文本故事穿梭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香港。紈絝子弟十二少深深迷戀上名妓如花 ，使盡追求絕招，終於擄獲美人心，兩人以一個胭脂盒定情。然而因十二少父母反對，兩人情路坎坷，最後只能攜手走上殉情之路。如花死後陰間路上不見愛郎，苦等五十年不肯輪迴再世，決意回陽間尋覓愛郎。如花巧遇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報館職員袁永定，並藉袁永定及其女友凌楚娟的幫助，與愛郎相見，得知愛郎並沒有隨她殉情而去，卻是貪生畏死，貪戀塵世，最終解下胭脂扣，黯然離去。

文本和電影故事大致相若，但表達手法則有好些不同。

首先是人稱。一般而言，小說常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第一人稱就是以「我」的口吻來敘事，其優點是具有親切感、代入感和真實感，而缺點是讀者因「我」看不到、聽不到、感覺不到，而令故事中不少資料缺失；而第三人稱以第三者「他」為敘述角度，這樣剛好補救第一人稱的不足，讓很多資料給予讀者，亦有助於講述複雜的長篇故事，但讀者代入感則減弱不少。

小說以袁永定為骨幹，透過他與如花及凌楚娟的對話，說出如花的悽慘故事，以及自己對情愛世事的感慨，即圍繞袁永定而寫，所以其實不全是一個如花的故事。而電影主要敘述如花和十二少的故事，對於他們在塘西的風月之事，着墨甚多，袁永定卻成了配角，或可說是毫不相干的人物，今昔愛情觀對比的意圖少了，傳奇色彩加濃。雖然故事同樣以第三人稱表述，但因敘事詳略不同以致故事重點及色彩改變。

另一方面是情節。第一，如花為取得十二少父母同意兩人之婚事，「一天，鼓起勇氣，穿着樸素衣裳，十足住家人模樣，不施脂粉，不苟言笑，親自求見陳翁。」小說中如花遭「陳老太拿出掘頭掃把」趕走，而電影中陳老太卻是落落大方，與之攀談，卻在言談間暗示如花高攀十二少，兩人並非門當戶對。

第二，如花在小情侶的協助下，終能知道愛郎下落，並有相見的機會，小說中只描寫如花留下胭脂扣這定情信物予袁永定，黯然消失，卻沒有明確描寫兩人相見與否；電影中卻是如花執意相見，十二少亦認出對方，如花親見愛郎苟且偷生，形容猥褻，心碎絕望，拋下胭脂扣，絕塵而去，留下十二少放聲悲哭。

一般而言，文本情節因改編而有修改甚為常見。有時候，不單止情節及呈現方式，原著的內容、背景也有可能被改編。除了因為改編者的喜好，更重要的是因為修改後更能以另一種方式展現，在表現方面更能吸引受眾，觀賞度提升。正因如此，你們可不要看了文本後就按所知批評電影啊！

●廖尹彤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港專

思辯任我行

逢星期三見報

回應對方論點 才是辯論重點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就着口才、思考範疇，跟大家分享了多個技巧與練習方法，並提到了口才與思考能力對於辯論的重要性。這裏令我想起一條經常被問到的問題：究竟是口才重要，還是思考更重要？

這條問題一直有兩派支持者。「口才派」認為如果口才不好，任你想到更好的內容也沒有用。思辨能力強，但口才不佳，不如學韓非子般著書立說。「思考派」則認為如果沒有思考的核心，再好的口才也只是陳腔濫調。偉大的雄辯家如邱吉爾靠的不只是他的口才，而是其精闢見解內裏蘊藏的深刻思考。

對於這種爭論，「醒目」的答法當然是Why not both？事實上，一個辯論員也是需要同時具備這兩種能力的基本水平。這種爭辯的意義更在於透過比較口才與思考的重要性，探究辯論這項活動最核心的本質。如口才派就是認為辯論的本質是打動人心的言辭；而思考派就是認為辯論的核心是啟迪民智的思想。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討論，我更想提出口才、思考以外的第三個答案：「聆聽」。

辯論固然是一個以言語為主的活動，過程中也需要以思考為支撐，但辯論與其他類近活動（如演講、寫議論文章）最大的分別，就在於辯論的設置是有正反雙方。這種設置一方面意味着要討論的議題尚未有一致的共識或尚有可討論的空間；另一方面意味着正反雙方之間的往來辯駁，才是辯論最有獨特價值的地方。如果不是為了正反之間的往來辯駁，何不直接辦兩場演講會，請兩個演講家，各就一個議題的不同立場發表兩場演講？這種辯駁要能夠產生最大的意義，就是要一方的發言建基於另一方的發言之上，發言與回應成為同一件事，否則就會流於「自說自話」（也即是兩場演講）。而要做到好的回應，就需要一個能力：「聆聽。」

辯論中的「聆聽」可分為兩層。基本一層是能否聽清楚對方說的話，也就是有沒有專心聆聽。進階一層是能否聽到對方內容的重點，其背後的論證過程，甚至隱藏於其中的前設及謬誤。

聆聽能力的重要性，不只是對辯論員本身而言，也是對一場辯論的觀眾而言。一般而言，辯論的題目也是大家關心或有興趣的題目，有關這題目的基本論點也可能是觀眾平時聽過、想過的觀點意見。

在辯論台上，一個有水平的辯員透過其出色的聆聽能力，抓到對方的關鍵論點，並予以有效的回應；這對於觀眾而言，其實也就是回應了他們心中的一些想法或觀點。這樣的辯論才更有意義，或通俗一點來說，觀眾（評判）對此也會有更高的評價。

強調辯論的聆聽能力還有一個配合現今社會的意義。如今我們已不乏表達的渠道與平台，同學們也比起過去的學生有更高的表達能力。但「溝通」方面卻有點追不上表達方面的進步步伐。

在辯論學習中，我們在建基於口才與思考的一定水平之上，更多地重視「聆聽」能力，學習如何有效地聆聽雙方的觀點，更有時代及社會意義。

●任遠（現職公共政策顧問，曾任職中學、小學辯論教練，電郵：yydebate@gmail.com）